

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

陈 婷

(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兰州 730021)

【摘 要】 张爱玲一辈子写了很多人和人之间感情的文字。男人、女人、婚姻、爱情占据了她的小说的大多数篇幅,在她描绘的故事中除了女人就是男人,所有的悲欢离合,爱恨情仇,人性本身的冷峻、险恶、贪婪、伟大都发生在那些男男女女的缠绵悱恻中,从而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人性之间的弱点。

【关键词】 张爱玲;小说;男性形象

DOI:10.18686/jyyxx.v2i12.39310

在现代文学史上,张爱玲以独特的话语方式和超人的才华写尽饮食男女的人性之悲。在她描写的男性形象中都有些共同的弱点:懦弱、功利、自私、不负责任。张爱玲借此告诉大家:男性不是英雄。

1 作家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

张爱玲对个人情感以及世界都有着一种类似绝望的感悟。正所谓评价张爱玲的八个字:倾城一恋,半生缘灭。她好像死神一样,静静地旁观人世间的众生百态。她的笔法以冷峻著称,笔调是灰色的,她用文笔书写着高门大宅的悲欢离合,在描写家里时那种压抑感往往令人窒息。哪怕写大团圆,写幸福,都好像死神随后跟着,随时可能出手夺命。这些都与她童年的经历和成长的状态,包括爱情有直接的关系。

家庭生活的影响使得她总是觉得美好幸福的东西是短暂的,死神随时都会用它灰白的颜色把所有的东西覆盖掉。她的前半生繁花似锦,后半生却光景凄凉。半生错爱却误了终生,情感上的伤害更是终生难忘。张爱玲一辈子写了很多人和人之间感情的文字,但她自己的世界相对来说是比较凄苦的,“欢愉之辞难工,穷苦之音易好”这也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创作的趋向和规律。在她的生命里第一个真命天子,也是这辈子最大的一个魔星:胡兰成。可是所谓的岁月静好,所谓的现世安稳,都抵不过现实的残酷,最后徒留空白,尘埃里的花终究难以盛开。在《半生缘》中的一句话用到这里非常恰当:“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”1955年爱情枯萎的张爱玲怀抱美国梦毅然决然的远走他乡,这也是张爱玲小说里爱情充满灰暗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江山不幸诗人幸。在多变之秋的年代里,生命变得异常脆弱,人的精神、心理都陷入了无尽的深渊,人性的丑恶也随之凸显。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展开了对于人与人性的剖析,在她的作品中大部分呈现出人性的弱点。张爱玲对于男性的认识非常犀利,她曾说过:“抓住男人的不二法门,应该就是,永远不要让他满足。”表面上看,她的小说中描绘的仅仅是谈情说爱、调风弄月的饮食男女,但实际上,在情爱的生活背后却隐含着她对于人性的思考,而这样的思考与当时她所处的动荡时代是密不可分的。

2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

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主角永远是女性。然而,女性的身

边往往围绕着一群男性,这也成了女性悲剧性命运的主导者。张爱玲塑造了许多性格、身份、年龄各异的男性形象。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:

2.1 范柳原式的男性

《倾城之恋》的男主人公范柳原是一个典型的中西文化的混血儿,思考方式、言行举止等都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,放荡不羁,玩世不恭。他从小生活在英国,父亲去世后,他才赶回来继承遗产。他初次看见白流苏,很快被她具有“真正的中国女性美”所吸引。在这场“爱情”中,范柳原虽然也有偶尔的“真心”并哀恳地要白流苏“懂得”他,但他毕竟只是一个“对女人说惯了谎”“把婚姻当作长期卖淫”的浪荡公子。

2.2 佟振保式的男性

这些男性,与范柳原等人相比显得极其虚伪和矛盾。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里的佟振保,他看似是一个最理想的人物,他“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‘对’的世界”,因此当面对拥有丰腴躯体,热情情欲的玫瑰王娇蕊时,他选择了身家清白的女子为妻。然而他不满足于妻子单薄的身体,以宿娼来慰藉自己。佟振保这个男性形象的主要特点是意识与事实的分裂,理想与现实的冲突。小说开端便说道佟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,一个是红玫瑰,一个是白玫瑰。他渴望生命中既有热烈的情妇,同时又向往圣洁的妻子,然而,顾此失彼,永难两全。在他的精神历险中做出牺牲,受到伤害的唯有女性。

2.3 姜季泽式的男性

封建没落家族的遗老遗少“活人的太阳照不到死者身上”。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生活着一群形体残缺、精神残疾的旧文化背景下的遗老遗少们。这是一群怯懦、鄙陋、毫无责任感可言的男性形象。他们之中有《怨女》里的姚二爷、姚三爷;《倾城之恋》里的白三爷、白四爷;《茉莉香片》里的聂传庆;《金锁记》中的姜季泽等。

《金锁记》里的姜季泽是一个终日吊儿郎当、不堪造就的公子哥儿。对他来说,与七巧调情也只是玩玩罢了,“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的人”。七巧当家作主后,走投无路的姜季泽又向她“爱”的告白,试图骗取七巧的钱财。当她明白姜季泽是为钱财而不是爱情而来的时候,有灵魂的七巧死了,作为女人的七巧死了。

在《金锁记》中,姜季泽原本“是个结实小伙子”,然而健康的身体里却装着残缺的灵魂,所以只能在黑暗中蠢动。

2.4 其他的都市男性形象

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男性人物。这类男性有《创世记》里的毛耀球,《琉璃瓦》里的姚先生等。

《琉璃瓦》里姚先生的虚伪与无能。他说靠女儿吃饭是万万不可能答应的。可真正面临女儿的婚姻大事时又精心的替女儿周旋,把嫁女儿当作他发财致富的途径,把女儿当作他加官晋爵的交易品。他为女儿们寻找的对象不是高官就是富商,他的一举一动俨然是一个靠女儿获得名利与金钱的自私的父亲。

3 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形象背后所隐藏的人文意义

3.1 张爱玲悲观的人生观

张爱玲从小便生活在孤寂与隔阂之中,这致使她对人性多了几分悲凉的认知。所以,张爱玲才会说出: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,爬满了虱子”的悲观论述,这也直接影响到她的小说创作。她的创作总是弥漫着苍凉忧郁的情调,正如张爱玲在《自己的文章》中剖析的那样:“悲壮是一种完成,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”。

张爱玲描写的家庭是悲凉的、不幸的,即使是世间最能慰藉心灵的母子之情也是相当凉薄。婚恋作为张爱玲主要书写的题材,成功地刻画了一批形色各异的男女,从中体现的同样是人孤独的生存处境。

面对人世间最美好的爱情,她不像其他作家所刻意表现的主题,尽管对爱情充满痛苦与失望,但也没有放弃过追求,哪怕是为爱的人失去生命。张爱玲描绘的爱情往往充斥着最原始的欲望,虽然情欲是爱情的润滑剂,但在她的作品中很难发现真正的“爱”。在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中王娇蕊和佟振保私通,只是为了得到情欲上的满足,毫无爱情可言。在她的笔下,人物虽然常常贪得无厌、唯利是图,但最终的境界“到底还是凄凉的”。

3.2 “男性”形象背后的人文意义

在张爱玲的小说中,女性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,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,往往是男人。所以,在她作品中的男性,不再是具备阳刚之气与君子之风的高大形象,而是将

男性视为懦弱无能、猥琐卑鄙的软体动物。因此,在小说中描写的大部分是一些在动荡环境及欲望驱使、挤压下变得身体残破、精神荒芜的病态人物。

卢梭说过“人的第一法则是维护自己的生存,人最关心的就是他自己。”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受社会性的制约。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形象,表达的是人、动物性和社会性之间的矛盾,在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下体现出人性的失衡。弗洛伊德心理学中讲到:德性即人的社会性是依靠人对自己性本能压抑形成的。因此,德性是人性矛盾聚集的重心。张爱玲在小说中描绘了一个道德沦丧,社会风气日趋败坏的社会,一群缺失社会德性的男性生活在其中,凸显了其个体的动物性欲望,例如,对封建遗老遗少的赤裸裸的动物性描写,他们终日闲游浪荡,倚着祖宗家产过活。贾平凹说:“这个世上女人大都不珍惜自己的才华,为情所累,只有张爱玲是一个难得的意外,她顽强地……探寻‘人性和人性的弱点’”。

4 结语

张爱玲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,但是家庭的遭遇和情感上的伤害一直影响着她,并由她的天才之笔转到了她的小说中去。她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在旧式文化背景制约下的“家”中塑造男性和女性,关注两性关系,并由此揭露人性的弱点。

在张爱玲的笔下,男性掌握着女性的幸与不幸,快乐与忧伤,所以她才塑造了一个个饱满、生动的男性形象。他们颠覆了男权文化下伟岸、高大的传统形象,而是丑恶、粗俗的标志。她站在人性的立场,刻画出男性的精神世界,从而描绘出他们失衡的人性。张爱玲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,因为文学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有的时候甚至超越历史背景,会在后世的读者当中留下扎实的影响。文学里面永久不变的人性无论你是灰暗的,高尚的,还是光明的,甚至带有死亡味道的关键,在于我们谁能拒绝死亡呢,谁又能逃出死神的笼罩呢,所以张爱玲的作品里面就是对这个世界一种极端透彻的感悟,不过加上几分绝望的色彩而已,这样的作品是真正可以万古流传的。

作者简介:陈婷(1993.9—),女,甘肃定西人,硕士研究生,助教,研究方向:文学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张爱玲. 张爱玲文集[M]. 北京:安徽文艺出版社,1992.
- [2]余斌. 张爱玲传[M]. 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7.
- [3]胡兰成. 今生今世[M]. 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3.
- [4]于青. 张爱玲传[M]. 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03.
- [5]尼采. 周国平译. 悲剧的诞生[M]. 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14.